



黄金土

李春光 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黄金土

李春光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黄金土

李春光 著

*

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125 印张 2 插页 110 千字

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,700 册

ISBN 7-5399-0046-6/I·43

统一书号: 10141·1190 定价: 1.15 元

责任编辑 朱新桐

序

南京市作家协会

李春光同志是南京市一位中年作家。正当他经历了几十个春秋的磨炼，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强加于他的摔打，使他在思想上、艺术上日趋成熟的时候，病魔竟夺走了他的生命。天不假年，使春光同志长才未尽。当我们今天为他编这本小说集的时候，我们心情的沉痛是不难想见的。

春光同志出身于工人，早年不少篇小说，都是他在伴随着车床上迸发的火花而同时闪现出的灵感中而创作的。他的作品风格是质朴的，正如他质朴的为人一样；他的作品是十分贴近生活的，正如他本人就是从生活的底层中涌现出来的并且还继续“泡”在生活中一样。在他笔下，没有出现过特异的、传奇式的英雄人物，也没有铺陈过足以震撼人心的风云际会。他所刻画的人物、可描绘的事件、都是我们常见的人物和事件。但正是这些“凡人”，才撑持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巨大的结构，使它充满

了活力，正是这些“小事”，才显示出我们这个社会在向前跃动的足迹。正因为如此、我们读了他的小说，对那些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满身的机油气味，竟是那么熟稔和亲切。从他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些普通人们的悲欢，他们即使身处于困厄的命运之中。也不肯熄灭美好的理想的火焰。在《九十九只彩蝶》中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

当然，春光同志还不是一位十分成熟的作家。今天我们如果严格地检验这些作品，尤其是他早期的作品，是不难找到按现代的要求来说是不入时的地方。可是我们知道，当他在接受文学熏陶的时候，当他在创作上起步的时候，正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，当时的风尚不会不在他的创作中留下烙印的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今天，春光同志已经作古了，一切都已定论，我们只有按其本来的面貌，将这本小说集奉献给读者，一方面作为对春光同志的纪念，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给读者留下有益的启迪。

目录

序	〔 1 〕
打鼓山人的后代	〔 1 〕
夜长长	〔 14 〕
九十九只彩蝶	〔 25 〕
风雪水仙	〔 30 〕
黄金土	〔 45 〕
金秋华实	〔 99 〕
调色，一点点	〔117〕
春来远归人	〔122〕
谷山镇一夜	〔143〕
后记	〔157〕

打鼓山人的后代

太阳从打鼓山对面一露头，就以它奔放的热情，向高空攀登。

璀璨夺目的霞光，笼罩着组装车间宽大的厂房，象扯起一层金色的轻纱。半个月之前投产的机械化流水线，象一条彩龙，在纱幕上飞游。

厂广播站曹梅，手上提着录音机，象一只活泼的小喜鹊，飞进了组装车间。正巧碰到车间技术员耿雅琴。

“嫂子——哦，耿雅琴同志。车间主任曹航同志在吗？”

耿雅琴迎上去，接住录音机，含笑地说：“鬼丫头，还当是刚插翅膀的小喜鹊？你哥哥不在。要录音就录呗。流水线是工人同志搞出来的，干么非要他在？”

“还有嫂子你一份功劳咧。把你的成绩埋没了，哥哥会饶了我？”说着，向飞舞的“采龙”走去。

机械化流水线，在电动机带动下，欢腾地奔驰着。红缎子制成的锦旗，悬挂在流水线的机头上。这是几天之前，曹梅的父亲、副厂长曹福昆亲自给挂上去的。

曹梅把那些令人鼓舞的场面，激昂的“答采访者问”——

录好之后，正高高兴兴收拾东西，一只沾满油污的手，把她手上的话筒夺了过去。曹梅回头一看，曹航站在她的身后。

曹梅指着坐在旁边没活干的人，说道：

“要实事求是嘛，不能报喜不报忧。”

一开始，曹梅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曹航向她嗷嗷嘴：“你们这些‘宣传大员’得替群众说点话。”曹梅看看那些没活干的人，都在点头支持曹航。有个老师傅看着曹航，亲切信任地说：“小曹，你把大伙讨论的意思说说吧，对厂领导推一把。”

曹梅心眼灵活，一双水灵灵的大眼一“扑扇”闪着亮洒洒的光，说：“懂啦，我举双手支持！”说着，头一扬，羊角辫子神气地一翘，又兴奋地打开录音机。然后拿起话筒：“现在，请组装车间主任曹航同志，谈谈他的看法。”说完，俏皮地把话筒送到曹航的嘴边，几乎碰到曹航的鼻子，眨着机灵的眼睛，催着曹航“请发表演说”……

曹福昆副厂长，收拾完办公桌上繁杂的报表、文件，准备结束一天紧张的工作。他照例掏出钢笔，在台历当天这一页的背面，准备记下明天的工作要点。这是近十年来，讲究“凡事要有个依据备查，免得日后有口难辩”的风气，使他养成的习惯。他只略略思考一下，就端端正正写起来：

1. 早上派车去车站接人；
2. 上午召开生产调度会，要讲一下完成本月生产任务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；

……

曹福昆搜肠刮肚，大小事共列出了九项，这才收起笔，揉了揉模糊发胀的眼睛，关灯掩门，走下楼去，卷进下班职工的人流。

人流如同波浪起伏的江河，歌唱着，冲向厂门这道闸口，向四方奔泻。

这时，路边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，传出了女儿曹梅的声音：“下面播送本站录音报道。题目是：《实现机械化流水线，人多下来怎么办？》”曹福昆心里打了个格登：什么“人多下来怎么办？”厂里正准备打报告向市里要人呢！他还没回味出这句话的意思，忽然又传出儿子曹航的声音：“……因为我们群众大于四个现代化的积极性估计不足……工作没有跟上去，造成了窝工……这就给我们车间和厂领导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……四个现代化的发展，必将向我们提出更多不容回避的新问题……”曹福昆心里有点冒火，曹航这孩子，为什么这样锋芒毕露，在大喇叭里“将”厂领导的“军”？他再也没有心里细听下去，不觉已经走过喇叭很远……

二

桔红色的太阳，并不理会曹福昆的烦恼，悄悄来到打鼓山山顶上，含着少女般的羞涩，躲进那满山青松翠柏搭起的绿色纱帐。绚丽的晚霞，给绿纱帐抹上一层奇异的神秘色彩。远远望去，宛如一只翡翠托盘上，放着一只硕大的蜜桔。真是美极了。

山脚下，绕山而过的碎石沙土路上，曹福昆习惯地倒背着双手，微曲着脊背，低着头，闷闷地走着。刚才儿子女儿的声音，一直在他脑海里喧闹着。曹梅骑着自行车从他身边疾驰面过，他也没有看见，更没心思去欣赏那迷人的景色。他在这条路上，已经走了五十来个年头。留下的脚印，如果能够

堆砌起来，足足可以比巍巍的打鼓山更高了。他一路烦恼：回到家里，该怎样教训儿子、女儿呢……

曹福昆丢下锄头进工厂，也有二十五个年头了。至今还住在祖先们住过的，打鼓山麓小山村的斜坡上。

正是酷暑季节。当曹福昆走到门口老松树下的时候，饭菜已经摆好了。刚坐下来，媳妇雅琴从屋里端出一杯茶，递过来。

曹福昆沉着脸，瓮声瓮气地问：“曹航还没回来？”

曹梅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生气，又见嫂子红了脸，连忙唱歌般向屋里喊：“哥哥，吃饭啦！”想在这沉默的空气里，注入一点轻松的气息。

曹航从屋里走出来，嘴里“叽哩古噜”生硬地背着英语单词，兴致勃勃地往老松树下一坐，抓起筷子，就往嘴里扒了一大口饭。一边嚼着，对曹梅说：“你上午录音以后，车间可热闹啦。”曹梅和雅琴，见曹航不知父亲在生气，忙向他使眼色。他偏偏没有在意，一个劲儿往下说：“流水线抱个金娃娃，嘿，谁晓得也搂住个大刺猬。”说着爽声朗气地大笑。

“看你多露脸！”曹福昆“咣当”一声，把饭碗狠狠放在小桌上。

真是一盆冷水浇到了火上！

一家人都知道曹福昆的脾气。他在厂里对人随和，也不摆什么架子。可是到了家里，很有点“一家之主”的尊严。

曹大娘历来是个“主和派”，一见这个脸红那个脖子粗，忙说：“大热天，连一顿囫圇饭也不能吃？干么都把脸拉那么长？”

曹福昆在家里思想是比较敞开的。不象在厂里，讲官话、

讲套话、讲半截子话，让人难以捉摸他真实的意思。在家里，他要用自己几十年的经历，熏陶自己的儿女，那些场面上的“套套话”是不行的。现在当面锣对面鼓既然敲起来了，他哪肯轻易收场。他望着儿子曹航斥责道：

“你是车间主任，能那样随便乱发议论？”

曹航这才明白父亲为什么生他的气。

“那是和工人群众一起讨论的，当干部不了解群众在想些什么，隔靴搔痒，怎么进行工作？”

“就你代表群众，厂里领导就不能代表？”

曹梅是支持哥哥的：“不能说谁的职位高谁就能代表群众！”

曹福昆见小女儿居然也大大咧咧顶撞自己，更是恼火，冲着她说：“奶气还没断，就想教训人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！”

雅琴虽然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，可她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”，自有自个的打算。她想，媳妇到底总是隔着一层皮，所以她不轻易卷进这个家庭的矛盾漩涡。就是有什么看法，也是背地里跟曹航说。这会，她见曹梅为哥哥打不平，怕她年纪小说话没轻重，再触怒父亲，就暗中拉拉曹梅的衣角，要曹梅不要再吭声。可曹梅一听父亲话里带刺，心里更不服气。小嘴一撇，就把父亲的话驳了回去：“谁的奶气能有十九年？！你做起报告来，要人家七嘴八舌发扬民主，在家里就不允许人家讲话？搞一言堂！你的话就是不对嘛！”

耿雅琴见曹梅的话离了分寸，心里有点着急。她比曹梅成熟多了。她能领悟到父亲此时此刻的心情，反而想安慰父亲几句。正要开口，曹航轻言细语地先说了：“爸爸，群众搞四个现代化的心情，我们应当理解。”

曹福昆这才息了一口气：“我就不想四个现代化早点到来？你们搞成流水线，我亲自给你们挂锦旗，还要我怎么样？”

“大家想的不是锦旗，”曹航说，“感到厂里步子跨得不大，跟不上形势。”

曹福昆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上级号召不费事，群众说罢就完事，厂里夹在中间，上要对领导交代，下要让群众满意，不好办呀。”

曹梅并不十分理解父亲的心情，按她的想法，搞四个现代化，就该风是风，火是火地干起来。她见父亲唉声叹气，没精打彩，心里就结了个大疙瘩，厂里领导这个样子，全厂好几千职工还怎么搞？！她又激动起来了：“爸爸，你就是把自己套在框框里，热了怕起火，冷了又怕冻着，一点冲劲也没有！”说着，自己的眼圈倒难过地潮湿起来。

曹福昆不知是激动还是动怒，他呼地站起来：“冲，冲！没个杠杠往哪冲？你们没吃过苦头！”说着，突然一巴掌拍在老松树上：“‘打倒走资派’的标语，不单刻在这棵树上，还刻到我心上啊，这教训，还不够你们用一辈子！”

曹梅几乎要哭了：“你在会上怎么说的？要从‘四人帮’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，丢掉余悸……可你……”

“嘿！”曹福昆狠狠一跺脚：“小梅呀，你真是太……”

曹大娘一见老头子动了肝火，死拉活拽，把他拉回老俩口自己的房间里。

三

曹福昆老俩口住的房间，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，房里一丝儿风也没有，又闷又热，令人窒息。曹福昆气的想往床上躺一会，可是一见那张老式三面高挡板，笨头笨脑，被帐子围得三面不透气的床，就烦躁得出了一身汗。于是他走到那脱落了油漆、已经辨不出本色的八仙桌前，坐了下来。

在这陈旧古老的房间里，也有几件“现代化”的玩意：一架五十年代的收音机……最刺眼的，要算八仙桌上那一付精致的台历。

曹福昆含着怒气的目光，无意中落在台历上。那不仅是他的“家事记录”，从中也能看出他走过的道路……文化大革命前，他一直保持着打鼓山人勤劳、正直、本分，他没有奢望，怀着对党、对毛主席真挚、朴素的感激心情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。“打倒走资派曹福昆”的大标语一上墙，他的步子突然被打乱了。他不理解、也想不通。迷茫中，他东躲西闪，左几步、右几步，不往石头上碰，也不往陷坑里跳；他不激怒别人，也不向别人求饶；他不支持张家派，也不反对李家派，就象是狂风暴雨之夜，走在打鼓山下那条泥浆飞溅、坎坷不平、碎石硌脚的路上那样小心翼翼。他终于走过来了。成立革命委员会时，由于两派都能相容，他被推进了革委会。平时，他把自己的心灵之窗关得严严的！对外界的一切：上级说的、报上登的、群众谈的，都要经过一番仔细的“过筛”，要让它妥了再妥、保险又保险，才对它打开一条细微的缝隙……他认为，这是打鼓山人祖传的“无求方知足”。此刻，他

那既不迟钝，也不锋利的日光，又回到台历上。那上面记着昨天这个时候记下的“家事记录”：

……

——中午去理发(没有抽出时间)

——晚上去春园浴池洗澡。

曹福昆拿上换身的衣服，走出房间，准备到浴池去。

四

曹福昆走过儿子、媳妇窗前的时候，从蒙着绿纱的窗里，传出一阵纵情的笑声。他情不自禁地停了脚步，向里面张望。

曹航、雅琴和曹梅，正在围着几张图纸，指手划脚地在热烈谈论着。曹梅手上拿着芭蕉扇，一会替哥哥扇两扇，一会替嫂子扇几下。

曹航指着图纸说：“这第二条流水线搞起来，也可以提高效率四、五倍。”

雅琴一笑：“又可以省出十来个劳动力。”

曹梅笑得合不拢嘴：“哥哥是车间主任，嫂子这个大技术员，大力支持，又不容辞嘛。”

雅琴笑着应战：“你呀，走起路来象喜鹊蹦跹，说起话来象喜鹊喳喳。看你一辈子不结婚？我们是在搞四个现代化。”

曹梅突然一拍手：“哎呀，嫂子，你可要成‘罪魁祸首’啦，要是搞上三条五条流水线，省出那么多劳动力，人家不要‘失业’啦？”

曹航并没有把妹妹这句话当成玩话，问曹梅：“照你这么

说，四个现代化就别搞啦？”

曹梅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，却忙着申辩：“哎唷唷，‘四人帮’的大帽子来啦，我可戴不动。可这总是要解决的问题呀？”

雅琴寻着这个岔口，快活地抱住曹梅，抚摸着她的脸颊，说：“这不好办？学人家外国，缩短工作日，让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看电影，旅游、谈恋爱，哈哈……”

曹梅报复地朝嫂子脊背上捶了一拳，望着曹航喊：“哥哥，我可要撕嫂子的嘴啦！”

这还了得！站在窗外的曹福昆，再也听不下去了。他“登、登”几步就走进儿子、媳妇的房间里。

“你们胡想些什么？搞四个现代化，是给你们腾出时间看电影？简直是异想天开！”

这突然的“袭击”，使几个年轻人都惊愕住了。

俗话说“伸手不打笑脸人”，曹梅心眼机灵，有意撒娇地望着父亲：“哎唷，爸爸偷听我们的话。那是嫂子拿人寻开心，你倒当成棒子来打人。等四化实现，我都快死……”

曹梅自己也不知道这一手有多厉害，竟把父亲的嘴给堵住了。其实曹福昆担心的，当然不是以后的事。他担心的是曹航闯出什么乱子，让他这个副厂长又是父亲的人不好办。他丢下曹梅，眼神直扑曹航：

“你到底搞的什么名堂？谁让你神乎其神，讲那么一大套，什么‘人多了怎么办’，什么‘将厂里的军’，自己也骑到老虎背上。”

曹梅又连忙助哥哥一臂之力：“爸爸，哥哥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。我支持。”

曹福昆回头瞪了曹梅一眼：“我还没找你算帐，你在录音报导上要的什么把戏？”

雅琴忙来解围，温和地说：“这不关妹妹的事，是我和曹航安排的。”

曹福昆总算给媳妇一点面子，没有去追问她。谁知曹梅又开了腔：“这事不关哥哥嫂子，我录的音，我承担！”

曹福昆见姑嫂俩人演着一出《小姑贤》，一唱一和，又把脸转向曹航，一口咬住他：“你是干部，我就认你说话！”

曹航见父亲这么严肃，也认真地回答说：“流水线成功后，这道工序多出了十五个劳动力。因为我们思想工作没跟上，造成人员窝工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，必须迅速解决才行。”

曹航又把群众关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很多建议，向父亲细细地说了一遍。

曹福昆虽然一天忙到晚，却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。他一个劲摇着头：“唉，这十几年教训还不够？今天这么说，正干的起劲，明天又说错了，要批判。弄得一天到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。以后谁能担保就不再有这种事？我五十多岁了，还能干几年？还去逞这个强？骑到老虎背上当先进，不如老实一点稳当。”

曹梅早忍不住了：“爸爸，我真不明白，你在大会上说得那么好听，心里想的又一套。用你的话说，这不是‘只有唱工，不讲做工’吗？”

雅琴一见曹梅又放炮，忙又温和地说：“爸爸，早几年你恨‘四人帮’，群众也恨‘四人帮’，有几个人真心信他们那一套？现在搞四个现代化，谁心里不象点起一把火！”

曹福昆心头有点颤抖起来，这两年，儿女们想的越来越

多，越来越不听话了！自己几十年“三娘教子”，现在连小女儿曹梅，居然也要“子教三娘”了！他听，听不进去；怒，怒不起来。嘴里还是告诫着：“你们这样下去要犯错误的。我是走过来的人，我问心无愧！”说着，“登、登”大步走出去了。

五

曹福昆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还是那一扇小小的窗子，房里一丝风也没有，又闷又热，令人窒息的透不过气来。他又坐在那张坐了几十年、然而仍是很结实的旧椅子上。他的手，托着发懵的脑袋，胳膊肘仍然支撑在那张脱落了油漆、不辨本色的八仙桌上。心里“怦怦怦”激烈而空虚地跳动着。他没有心思再去洗澡了。本来，组装车间搞出第一条机械化流水线，作为管生产的副厂长，他是高兴的。谁知道却带来那么多新的矛盾！有的工序人员窝工，有的工序又不能跟上配套，上级还准备给厂里配备进口设备，……特别是人们由此对厂里发生了怀疑、不满……这在自己过去几十年的经历中，还找不出现成的经验……

曹福昆的心灵之窗，对自己是开着的。一切事情都要通过它的检验。他心里盘算着，应当帮助儿女们把住关口。首先，应当让曹梅停止那个录音报道！还有，应当赶快把雅琴调出组装车间。让她和儿子在一个车间，不但不便于工作，将来闹出祸来，把工作关系，夫妻关系绞在一起，更是说不清楚。他感到，必需尽到既是父亲又是厂领导的责任。在他们无忧无虑头脑发热的时候，应当泼上一瓢水！他们年纪轻，没有吃过自己那么多苦头啊……想到这里，他习惯地掏出笔来，